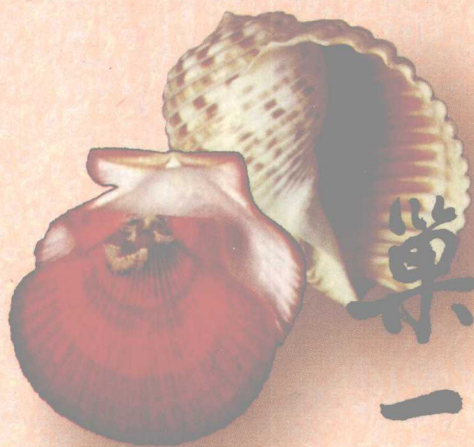


上卷

小说

策一文學作品選

李庆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CHAO YI WEN XUE ZUO PIN XUAN

第一文学作品选

李庆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 呼和浩特



录 (上卷)

第一辑·小说选

法正问法·····	(3)
齐桓公之死·····	(9)
“五穀大夫”漂泊记·····	(44)
晋公子重耳走国·····	(88)
桃园弑君·····	(119)
祁黄羊举贤·····	(139)
祸起萧墙·····	(148)
羊舌兄弟蒙冤时·····	(201)
无盐君闯宴·····	(208)
廉颇食量考·····	(219)
萧何下狱·····	(230)
马援寄书·····	(245)
宋弘富贵不易妻·····	(256)
桴鼓不鸣董少平·····	(272)
孔北海风雪宴“典型”·····	(279)
史官的良知·····	(292)
陈子昂碎琴动京师·····	(303)
李商隐梦断“细柳营”·····	(309)
在宰相的新居里·····	(325)

贤相之悔·····	(333)
韩司徒寄情赋《小桧》·····	(341)
天涯多情梦·····	(347)
李纲夕阳题《病牛》·····	(379)

第一辑·小说选

关于小说，既有数不尽的创作高手，又有众多的指导写作方法的行家。我的理解：用眼观察生活，用心领略生活；用心讲述你眼看到的故事，包括现实的和梦幻的，眼前的和过去的……

法正问法

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深秋，号称锦城的益州四十一郡政治经济中心成都，依然绿树成荫，繁花似锦。这日，天气晴朗，金风和煦。晨光云影里，景色更加显得绮丽多姿。

这座益州山城刚刚经历了一场战火。虽然创伤的遗迹尚未完全肃清，但城里城外都已呈现出兴旺安泰的气氛。街市上有几处响着办喜事的鞭炮和快活的锣鼓。来往行人，熙熙攘攘，井然有序而又热闹。

且说，这一日，蜀郡太守法正，吃过了十分考究的早膳，品着新从浙闽一带买来的上等好茶，等待着益州牧刘备可能的召见。他呷了一口热茶，一股暖气流遍全身，感到异常的舒适。重温这大半年来的经历，深觉刘皇叔、诸葛军师和满朝文武都对自己格外敬重，他不由得踌躇满志，喜上眉梢……

正在这时，忽听外面人声喧闹，仿佛潮水一般经过府衙，向远处街市涌去。法正朝着侍坐在外室的、办事精细稳重的书记官问道：“外面什么事，吵吵嚷嚷的？”

书记官忙施礼答道：“禀大人：诸葛军师受皇叔之托，新拟定的治国条令大纲，今已张贴出来，在官民中引起极大反响，百姓奔走相告，观阅者人山人海。适才，正是观看告示的人群从府衙前经过。”

“唔，有这事？”听了书记官禀告的新闻，法正不觉来了兴

趣，遂又问道：“都说的何事？”

书记官也兴味颇浓地回答：“听说是十六策大要，有‘治国策’，里面说，治国如治家，‘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有民法，说民法之道就是‘道之风化，陈示所以’；有考黜法，说对官员要实行考核、提升、罢免的法度，意在‘迁善黜恶’；有赏罚法，说要‘赏善罚恶’，‘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有治乱法，说倡导遵令守法，不得酗酒寻衅闹事，不得更深夜深乱窜街巷；还有治军法、教令法、举贤弹罪法，十六大项哪，甚受称赞哩！听说这只是概略要点，以后每项法还要都要列细则呢！大人，百闻不如一见，您何不也亲自去看看！”

在家丁的簇拥下，法正乘车前往张贴公文的益州官府的大红墙前。武士手持兵械在前面高声开道：“闪开，闪开！太守大人来了！”

法正下得车来，迈着方步走到大墙跟下，将条例大纲从头至尾仔细地读了两遍，不觉皱起了眉头：好严哪！这不是与仁政大相径庭、苛如猛虎了吗？假若照此推行，要有多少人会犯科律，甚至丧生？又要有多少人日行拘泥、夜寝不安？……这样会不会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呢？他思谋了一阵，发话道：“到军师府去！”军师素来尊贤重才，又喜欢听别人的议论，因此，不请自往算不得扰犯，何况又是他功高非凡的法正呢！

到了军师府，一经通报，立刻得到回报“请”。他大步迈进军师私宅，只见两眼布满血丝的诸葛军师已经迎立在房门台阶上了。显然，这位立志要为皇叔集团和蜀地的强盛“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的勋臣，又为公务熬了一个通宵，但他的精神一如既往，仍然那样地饱满，羽扇纶巾，仪态潇洒，满面春风，喜色可掬……叫人觉得威严而又宽

厚，可亲而又可敬。

两人礼毕，军师先开门见山问道：“法太守大早前来，必有急事？”

法正笑笑，从容不迫地回答：“也算不了什么急事，就是军师撰拟的治国十六策大要，我刚才已经拜读过了。”

军师立刻郑重而有兴趣地说道：“原来如此。先生好快，夜里刚脱手，一早就经了您的慧目！这是草案，还有待修订，有何高见，请指教。”

法正连说“不敢”，跟着就谈起自己的见解：“昔日，高祖攻下秦都咸阳，宽法度，省刑罚，约法三章，官民无不感其贤德。夫仁政者，乃是先人的治国之道，不可不循。”

军师微微一笑，操着隆中家乡的口音，语气缓和地答道：“先生的高见，我是应当认真思考的，听太守之言，谓我立法过严。但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陈述我立法之根由，不妨与先生共议。”

法正很有礼貌地拱了拱手：“愿意领教！”

军师深思着，有条不紊地讲了他的一番道理：“昔日，秦朝用法过严，用刑过残，加之，朝中酷吏恣意横行，致使国内日寝不安，万民皆怨。因之，高祖顺世势应民意，采用宽刑省法方略，故而百姓感恩戴德。而今恰与彼时相反：刘璋昏暗软弱，既无政绩，又欠严令；蜀地官吏借机专权自恣，目无王法，不尊主公。委之以高官，位高则欺主；施恩惠以顺其心，恩尽则怠慢。由此蜀地涂炭，政权崩溃。我今则反其意而为之：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而报效；立规格升赏，升赏加官则知荣而尽力。如此，恩荣并济，上下有节，同心同德，可建大业；黎民百姓，有法可依，强不凌弱，相助为乐，国内安宁。作为治国之策，与高祖异曲同工，各尽其妙，于今之世势，意

为确当。请先生思之，以为如何？”

军师的论见，使法正顿开茅塞佩服之至，简直听得入迷了，连连顿首称赞：“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为过誉！”

但见军师未动声色，只是带着忧国之虑怀民之情，慢慢说道：“不当之处，还望指教。法者，干系非小，绝非可有可无，乃是事关益州前途，百姓命运之大计。现今，既然有法可依，你我人等皆高官厚禄者，均应争做守法之表率！”

法正诚恳地表示：“是极，是极！卑职执意令行禁止，别无二志！”

军师对他的表态，抚掌首肯，大加鼓励。

回衙的途中，法正坐在车子里，心里不住地嘀咕：军师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确是名不虚传。难怪皇叔不辞辛苦，三顾茅庐亲自聆听安天下之谋略，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言听计从，无比信赖。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初出茅庐，便打了有名的新野一仗，使皇叔集团的处境转危为安；赤壁鏖兵，改变了天下大势，加上以后几次胜利，步步巩固了这个集团的地位。今日的一番治国的道理，再次表现了他非凡的济世大才……法正又转念寻思：这些年来，蜀地治理混乱，其中无法度，是使之吃了许多大亏的重要关键。由于法制不力，盗贼蜂起；而一些土豪劣绅又乘机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以至使得一个好端端的“天府之国”，竟然田亩荒芜，饿殍遍野，活着的人也是粮无隔夜之存，衣无替换之余，简直糟糕透了。对于这些，现在自己作为身负重任的蜀郡太守，难道说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

一路想着，不觉已经来到府中，忽见情景有点异样：一些家人交头接耳，像在议论什么，看见他的车子一到，人们立刻

不再吭声，迅速散开了去。法正是个聪明透顶的人，一看便知其中必有名堂，马上让书记官去询问。谁知那书记官打听回来却不似往日痛快，吞吞吐吐的。法正心里有些不高兴，但为了问出究竟，便耐着性子说道：“有什么只管说，我今日同军师谈论半晌，受益匪浅，我等也要像他那样，多听别人的见地，好增进自己的才干。”

听了这话，书记官才壮起了胆子，把打听到的消息，如实地告诉了他。

原来，法正自从被委任为蜀郡太守，自以为比别人的功劳都大，不觉变得傲慢起来，平日对自己有恩怨的人，哪怕是一顿招待的好处也要答谢，哪怕是斜视一眼的小嫌也要报复。这事很快被人告发到军师那里，说：法正为人太骄横，应该加以适当责罚。可是一向执法如山的军师却向人解释道：“原先，主公（刘备）因守荆州，北畏曹操，东忌孙权，立脚不稳。亏有法正等人辅助，得了益州，才得以如鸿鹄翱翔于太空，彻底摆脱了他人的控制。今天怎么可以约束法正，不许他稍行其意呢？”军师这么说了，可是又没让人保密，所以时间不长，就传到法正的府衙里来了。军师究竟是什么意图呢？谁也猜不透。

别人猜不透，法正却猜得透。他眉头一皱，马上联想到军师今天最后说的一句话：“你我人等皆高官厚禄者，均应争做守法之表率！”这不是有意提醒他法正的吗？既然军师已经听到自己犯的这些毛病，为什么不当面指出来呢？还不是照顾他法正的面子，而且相信他一旦发觉了自己的毛病，能够自己改正吗？想到这里，他不觉心里一热：军师真是知人知心又与人为善啊！

这时，他自然而然地又想起那次镇远将军赵云向皇叔进谏

的情景。益州已经安定，刘皇叔要把成都有名的几座庄园论功行赏，分赐给文武百官。这当儿，群僚中站出位能征惯战、功勋卓著的赵将军，立即发表反对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益州人民屡遭争战，田园家宅空无一物，这些田产理应归还老百姓，使他们好安居乐业，才能不辜负黎民的冀望；而不应夺来作为私人的赏品，损众肥己。皇叔听了这忠贞良言，异常满意，当即接受，命人下去办理。法正想，论功劳，这位多年跟随皇叔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勋将，不比自己更大吗？

想着这些，法正说不出有多惭愧。但想起古人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于是他凝神忘情地考虑了好一阵子，想出了一条改过立新实际方案，立即取出纸墨笔砚，详尽地拟写了家规，从自己做起，全衙上下，不允许任何人有危害同僚和百姓的行为，有违犯者，严惩毋贷。拟定之后，一刻不停，立即让书记官在太守府衙的大门口张贴出去。还效法军师的样子，告诉书记官派人下去访察民情，收集外面对本府衙的非议，以便随时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

做完了这两件事，他感到宽慰。他漫步走出书房，举目眺望，环城的远山近岭，金黄碧翠，景色迷人，觉得格外心旷神怡，油然而产生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振奋和快意……

1979年7月13日

齐桓公之死

阴森可怖的禁室

战鼓隆响，兵车驰飞；齐军挥戈奋杀，敌阵溃散。齐桓公率军出征，又一次大获全胜……旋即觥筹交错，欢声鼎沸；歌舞飘逸，君臣笑逐颜开——大齐国开宴庆功。

这是很寻常的事，任谁都不会惊奇见怪。齐国的军队，从他齐桓公执政以来，攻必克，战必胜，从无例外。而且每次大胜之后，总要宴飨群臣，扬国势，壮军威。这是为了哪一次的大捷呢？哦，说不清了……

东周时代第一个建立伯业的齐桓公，飒爽英姿，踌躇满志，奉天子以令诸侯，雄视整个神州大地。诸国来朝，他习以为常；勋臣直谏，他懒得听；幸臣献媚，他觉得愉快；娇艳的第一如夫人长卫姬频传秋波，他报以微笑——长卫姬虽已半老，但风韵犹存，尤其是她的话句句都投合他的心。他对她的钟爱，今日更胜过往常，简直不亚于迎娶她的那个新婚之夜。他心想，今日散宴之后就到她的宫室安寝……

忽然他感到干渴，而且一阵紧似一阵。于是他端起面前的小碗一般大小的酒杯。对面的显宦，近旁的幸臣，紧贴着肩膀的长卫姬，一齐随他举起各自面前的酒杯。他引颈来饮，不料

却是空的，连一滴酒汁也没尝到，一丝酒味也没嗅到……

侍宴的内侍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及时斟酒？他更加感到干渴，唇干舌燥，喉咙生烟。他侧脸一看，几案上盛燕窝汤的金钵也是空的，连白水都没有……这成什么体统！齐桓公心中不由勃然大怒，情不自禁地叫道：“内侍何在？”但是没有人应声，再看所有侍宴的文臣、武将、近侍、妃妾，面部表情也都发生了奇怪的变化。管仲和鲍叔牙等人，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色。他们不是都已去世了吗？今天怎么又出现在这个场合……他所宠幸的雍巫、竖刁和开方三个人，在毕恭毕敬之中却流露出一种琢磨不透的神情；再看长卫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齐桓公觉得不是滋味，干渴的感觉更加剧烈。于是心里不觉火冒三丈，便拍案大叫：“燕窝汤！……”

这一叫不打紧，眼前突然出现一片黑暗。原来他这已是不知第几次从昏迷中醒过来了。他吃力地睁开蒙眬的双眼，下意识地判断着，又分明觉得出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身上搭着腥臭而潮湿的薄被，睡在硬崩崩的木板床上。奇怪！这是什么地方，他怎么到这个地方的？不知现在是什么时辰，为什么这样黑？黑得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哦，或许是夜深了。深夜？深夜也应当有些月光或星辰的光亮啊，可是竟然没有，一丝一缕也没有，像被关进铁笼子里面一样。哦，可能是阴天？浓重的阴霾笼罩着整个天宇……可是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连宫廷的一点气息都没有？文武大臣哪里去了？穿得光怪陆离、鲜艳眩目的衣着，涂着沁心撩肺的脂粉的妃妾、宫娥、侍女，怎么一个都不在身边？莫非……这是周天子的囚牢？或者交战国的监狱？不对！他齐桓公是天下第一个伯侯，是天下的主宰，各国用最隆重的礼节请都未必肯去的。坐牢？牢狱是设给他人

的，他可以随意监禁他们，谁敢监禁他齐桓公？但是，他还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在做梦吗？不对呀！刚才的争战获胜、庆功宴会，才是梦幻，而眼下这潮被、板床，这饥饿、干渴，这黑暗、寒冷，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他，自己是醒着的，是从昏迷中醒过来的。

……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他的眼睛慢慢地、慢慢地适应了黑暗，朦胧中认出了这个所在。啊，原来这是宫廷后面绝少有人来过的禁室，是他齐桓公亲自派遣近臣督建，建成以后他亲自巡察过的禁室！这是齐国的宫廷监牢，是处置获罪大臣和内侍的场所。啊，一点不错！那面盆一样大的铁棂格窗，距长卫姬的宫室后墙只有二三尺远，平日被挡得严严实实，而这时居然透进来一些似有若无的微光；还有那扇紧闭的门，自然是从外面锁了的，也现出了一条若无尚有的细细的缝隙……啊，一点不错，一点都不错啊，这座秘密牢狱！不管谁到了这里，便同外界隔绝了，连一点音讯都不能通达的，除非他齐桓公发觉其中有冤情而给予释放，不然就只能禁闭致死！因此，这实际上又是一座死牢。他在这座死牢里惩处过的大夫、显贵，数都数不清，死在里面的何止十个、八个，不！何止数十个？可是今天，他齐桓公，威震华夏的一代堂堂英主，竟然进了自己建造的囚牢！这是怎么回事？简直是难解的谜，这怎么会呢？如果是真的，谁都会认为是颠倒玄黄的奇闻，会惊愕不解的。但是，这确实是真的，偏偏是真的！怪哉，怪哉！

齐桓公没有悟出究竟，却更加委顿疲惫，头重得像灌进了铅水，胸闷得像堵上了棉团，跟着又重新陷入似睡似梦之中。梦？做梦也不会如此啊，齐桓公和齐桓公建造的牢狱，怎么会联在一起……他心里忽然闪过另一个念头：“寡人莫不是患了重病？”……哦，是了，是了，确实是患了病。他四肢瘫软，

一点也动弹不得，浑身说不出的难受，甚至觉得游魂飘忽，若离若散。这还不足以说明是病了？还不足以表明病得十分沉重吗？病？是怎么病起的？……心里忽然又一闪，哦，想起来了……

一个多月之前，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在齐国都城临淄，欢歌干云，曼舞蹁跹。这是齐桓公在他的幸臣雍巫，竖刁和开方等人的陪同下，登坛饮宴。他几十年来励精图治，建立了赫然功业，现在到了晚年，难道还不应该坐享几年清福吗？正像第一如夫人长卫姬宽慰他说的：大功已建，“何必自苦”？于是他慢慢地、慢慢地放纵了自己，以至到后来竟豪饮纵欲不加节制起来。他在宫里还觉得玩得不过瘾，便巡游齐国各地。每到一处，都由内侍提前告谕，当地的执政官吏便提前建坛，杀牲酿酒，张罗仪仗迎接。临淄是国都，人口也多，所以仪式更加隆重，场面更加宏丽。一见这里的场面大，规仪好，桓公君臣皆大欢喜。于是他就想在这里多欢乐几天，什么时候回宫，且待兴尽之后再说。

这是开宴的第五个日子。天识人意，秋高气爽；官民同乐、人山人海。一曲绕梁三日的妙曲奏过，一行美女，舞姿翩翩，一个个飘然如仙，看得人如醉如痴。临淄令真能干，他选的这些妙龄少女，雪肤玉肌，貌能闭月，形能沉鱼，一出场就让桓公神魂颠倒。她们人生得这般娇娜，何况又歌唱得这样好，舞跳得如此美，甚至比他宫里的舞女乐工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桓公在欢快之余，还隐隐有些妒意。又一想，这临淄真是出人才的地方，这临淄令就不寻常，过去选才官怎么就没有把他给荐上来？他想哪天把这临淄令调入宫内做司乐大夫，让他在临淄和齐国各地挑选美女、乐工，那么，齐国的宫宴又将大大增色……看到高兴处，想到高兴处，齐桓公不由高

声赞道：“妙哉，妙哉！”随之开怀大笑。众多侍宴大夫、妃妾也都跟着高声欢笑。虽然这笑中有真有假，各有因由，但毕竟都是随着恒公的笑声而高声笑起来的。这笑声还在空中回荡，接着便是觥筹交错，酒器与几案的接触与撞击声，同时夹杂着此起彼落的、断断续续的笑声的余波，更加染浓了酒宴的欢乐、热烈的氛围……

忽然近侍禀报：有个治病的先生要拜见主公。恒公顾暇不及，本想不见，但看到不远处已有个陌生人在恭候，想必就是那医人，便勉强答应见一见。

只见这个行医的人鹑衣短裤、衣着简陋。他貌不惊人，谈吐却不亢不卑，颇有些风度。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对恒公恭敬倍加，唯唯诺诺，而是像对一个普通人似地左观右瞧。仔细端详一番之后，煞有介事地说：“主公在上；以敝医之见，主公现已生病，潜于皮肉之间，若当即医治尚不为晚；倘若拖延，必使之加剧。敬请深思……”

这时，竖刁等人和长卫姬一齐唤道：“主公快看，绝妙绝妙！”他们就像没有看到这个医人正在给恒公看病一样。恒公急不可待地向乐场里看去，见是要滑稽的丑儿逗得人们不住地呼好和欢笑。可是恒公却觉到一阵遗憾。原来，那令人心动神摇的仙子似的舞女已经退场了。于是不由对这医人有些不满，眼睛也不觉向舞女乐工之中，搜寻那几个使他难以忘怀的妙容少女。而此时，竖刁等人和长卫姬却细心地观察着恒公的神色。不知他们为何如此？

“望主公定要保重贵体，不可疏忽！”医人又一次叮嘱道。恒公本已把他忘了，这时不得不回过头来，随口淡淡地答道：“否！寡人不曾患病。”遂又转过头去，再不予理睬。这医人只得默然退去。恒公和近臣、妃妾继续饮酒作乐。听歌看舞，就